



在“网络奇观”中建构“抵抗性认同”

——“伊斯兰国”网络视频对西方穆斯林青年的影响解读

□ 杨光影 刘 娜

摘 要：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范畴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利用网络媒介频繁发布处决人质的视频。尽管视频内容血腥残忍，却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如何理解这一传播现象，对于了解西方穆斯林青年群体的真实状况是极具价值的命题。本文拟从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出发，探讨伊斯兰网络视频所隐含的“抵抗性认同”及其传播策略对于西方穆斯林青年受众的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国”；网络视频；穆斯林青年；传播；抵抗性认同

2014年6月以来，一个自称“伊拉克与大叙利亚（沙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的极端组织“异军突起”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并迅速扩张地盘，在占伊拉克大半领土的伊北部和西部肆虐^[1]。该组织试图用暴力手段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政治共同体。从“伊斯兰国”的政治主张来看，该组织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范畴，即“社会及其国家制度必须根据不折不扣的伊斯兰宗教原则来组织”^[2]。随着当前网络社会的发展，该组织不仅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利用网络媒介频繁发布处决人质的视频。尽管手段残忍，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视频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号召。据美国民间信息机构搜帆组织（Soufan Group）统计，截至2014年6月，已经进入叙利亚并有可能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国家参战者大约有3000人，其中法国籍700人、英国籍400人、德国籍270人、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籍各250人，

美国籍也有至少70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二代移民的穆斯林青年^[3]。如何理解这一传播现象，对于了解西方穆斯林青年群体的真实状况是极具价值的命题。为何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得以在新媒体广泛流传并获得西方穆斯林青年受众的认同？为何处决人质的残暴画面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广泛传播并成功吸纳新成员？本文拟从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出发，探讨伊斯兰网络视频所隐含的“抵抗性认同”及其传播策略对于西方穆斯林青年受众的影响。

一、“被排除者的排除”：“抵抗性认同”行动方式的隐喻

“伊斯兰国”通过网络媒介发布处决人质的视频，这些视频获得广泛传播，尤其得到西方社会穆斯林青年的接受。那么，为何处决人质视频在穆斯林受众中获得有效传播？从卡斯特尔“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对人质的“斩首”是对“抵抗性认同”行动方式的隐喻,展现了作为“被排除者”的西方穆斯林青年群体对于西方主流社会的拒斥与否定。

“抵抗性认同”是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受主流社会拒斥的“被排除者”通过抵抗主流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认同。卡斯特尔如此描述这一概念:“抵抗性认同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4]。这一定义可以通过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卡斯特尔将“认同”视为个体或群体寻求、确证和建构社会意义的过程与结果,他认为认同源于社会建构,根据建构认同的行动者与行动方式的不同,将认同主要分为三类:“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以及“计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其次,“抵抗性认同”的社会行动者是“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被污名化的行动者”。这些群体是受社会支配制度排斥的“被排除者”,比如原教旨主义者、同性恋者、少数族裔等。最后,“被排斥者”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被排除者对于排斥他的人们所进行的排除”。显然,他们复制了主流社会“排除/包含”的权力运作模式,对于排斥他们的制度与群体进行否定和排除,以此形成对主流社会支配性制度与文化的抵抗。

以卡斯特尔的论述观照“伊斯兰国”网络视频的传播效果,不难发现,这些视频之所以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青年产生广泛的影响和号召,源于“抵抗性认同”这一隐喻以处决人质的方式在网络媒体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从而抽象演绎了“被排除者”对主流社会的排除。举例来讲,2014年9月14日,“伊斯兰国”发布将三名西方人质斩首的网络视频,每次都由英国口音、穆斯林装束的蒙面人行刑^[5]。蒙面人指代作为“被排除者”的西方穆斯林青年群体,“斩首”则是“被排除者”拒斥西方主流社会的隐喻。“伊斯兰国”杀死西方人质,传达的信息是穆斯林群体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抵抗以及对穆斯林文化的强化。

这种对西方社会的拒斥与否定契合了西方穆斯林青年的认同状况:

1. 穆斯林青年群体属于西方社会的“被排除者”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伊斯兰移民群体逐渐在西方社会浮现。近十年来,随着第二代移民的大量出生,西方穆斯林群体呈现年

轻化趋势。比如,法国穆斯林人口中1/3在20岁以下;德国穆斯林人口中1/3在18岁以下;英国穆斯林人口中1/3是在15岁以下^[6]。这些生长于西方社会的伊斯兰青年,长期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而近年欧洲经济的衰退带来失业率上升,导致穆斯林青年在西方社会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根据欧洲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欧洲时报》2010年的数据,英国穆斯林人口的失业率(16.4%)几近总人口失业率(7.7%)的两倍,其中30岁以下青年穆斯林的失业人口比例(23%)远高于国家平均值(17%)。西班牙最大的穆斯林群体——摩洛哥裔当中,失业人口占42%,成为就业最难的族裔^[7]。

与此同时,穆斯林青年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地位普遍较低。比如,法国穆斯林公民的选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微,因为只有获得法国国籍的穆斯林移民才有选举权^[8]。更为严重的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布什政府的《爱国者法案》,该法案规定,警察及其他执法机关可以拘留和驱逐被怀疑与恐怖分子有关的公民及外籍人士,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西方社会的宗教与种族矛盾,并进一步导致穆斯林群体的边缘化和被污名化。正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所言,美国实际上进入了“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9],在这种状态下,权力以排除的方式直接作用于穆斯林群体,穆斯林年轻人对于西方社会的信任危机达到顶点。此外,穆斯林青年的母国多数曾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控制和排斥,比如伊拉克和伊朗。由于中东地区富含丰富的石油资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介入中东事务由来已久。“9·11”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两场反恐战争,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已达天文数字,但其给中东地区允诺的美好社会并未到来,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和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方面的矛盾。因此,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来看,西方穆斯林青年都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社会的排除。

2. “抵抗性认同”的行动方式是“被排除者对于排斥他的人们所进行的排除”

“伊斯兰国”网络视频中的“斩首”行为恰好隐喻了这一行动方式。视频中被杀害的人质多为西方记者。显而易见,西方记者成为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指代,对他们的“斩首”表明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抵抗与排斥。另外,记者是西方大众传媒的专业人员,对记者的“斩首”旨在彰显对西方大众传媒的

拒斥。西方大众传媒对伊斯兰教的报道处于既排除又关注的微妙状态,一方面,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报道内容存在扭曲与失实之处。比如,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引述美国司法部部长 John Ashcroft 的话:“伊斯兰教就是一个主要求你派遣你的儿子为他送死的宗教。”该文章还引用了纽约某个基督教组织的一位女士的话:“伊斯兰教就是恐怖主义,穆斯林是受害者。”此类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明显扭曲的解读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极易引起穆斯林群体对西方大众传媒的敌意^[10]。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从未停止过对伊斯兰社会的窥探。“伊斯兰国”对西方记者的残酷处决,也可视为其对西方媒体扭曲报道伊斯兰教的抵抗与拒斥。总之,对西方记者的处决是对“抵抗性认同”行动方式的隐喻,它能够唤起穆斯林青年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抵抗性认同”,从而使得这些视频在穆斯林群体中获得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从认同状况来看,“抵抗性认同”普遍存在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青年中。“伊斯兰国”网络视频所传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于西方社会的排斥,恰好契合了受众的认同诉求,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有效传播,并动员了相当一部分穆斯林青年加入该组织。

二、原教旨主义共同体:“抵抗性认同”结果的幻象

尽管“伊斯兰国”网络视频以隐喻的方式呈现了“抵抗性认同”,但仅凭此点还不足以促使西方穆斯林青年奔赴远在中东的“伊斯兰国”。事实上,“伊斯兰国”网络视频还制造出“抵抗性认同”结果的幻象,诱导西方穆斯林青年受众想象与向往新的原教旨主义共同体,从而决定投奔该组织。

卡斯特尔认为,“抵抗性认同”的结果是抵抗性社区的形成。形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动因在于它能够“建构集体的抵抗力量以抵抗(来自主流社会)难以承受的压迫”,作为个体的“被排除者”显然难以对抗主流社会制度的支配力量,而社区可以为他们建构出集体抵抗的图景,获得一种想象的对抗性权力^[11]。“伊斯兰国”的网络视频为作为“被排除者”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对于原教旨主义共同体的想象,鼓动他们投奔“伊斯兰国”。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与网络社会语境中,这样的共同体并非是对传统社会的重建,而是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产物,“伊斯兰在此视自

己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以面对国家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作为全球化的组织原则”^[12]。“伊斯兰国”正是这样一种抵抗全球化、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集体性实体”,但这种政治共同体其实并非当下独有的现象,早在信息技术革命伊始,这类现象已经产生。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战线以及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等都属于此范畴。

1. 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建构的政治共同体的特质是什么?

首先,它强调“社会及其国家制度必须根据不折不扣的(伊斯兰)宗教原则来组织”^[13]。事实上,所谓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并非伊斯兰教独有,世界上的其他宗教(比如基督教、印度教等)都存在此现象。尽管信仰和条律不同,原教旨主义存在其共性,主张“由一个介于神与人类之间的特定权威所诠释的、按照神的律法准则、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进行识别的集体认同的构建”^[14]。具体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要求社会制度及组织完全依照伊斯兰教法运作。尽管“伊斯兰”在阿拉伯文中的意思是“顺服的国家”,伊斯兰信徒也意味着对“阿拉”的绝对顺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徒都是原教旨主义者。对于多数伊斯兰教徒来说,教义的阐释会随着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政治制度高于宗教原则。与之相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要求将政治制度置于伊斯兰教法的绝对支配之下,整个社会组织、制度与文化必须严格依据伊斯兰教法来建构。

其次,对于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群体和个人,他们力图采取极端手段排除之。比如,1980年,伊朗社会发生的肃清运动以及设立宗教法庭来镇压对伊斯兰教义不敬虔者,导致上千人下狱受刑或受到恐怖袭击。而就“伊斯兰国”而言,2014年4月9日,来自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的9位“基地”大佬发布“呼罗珊宣言”,宣布退出“基地”组织并加入伊斯兰国,因为他们认为“基地”组织“太温和”,没有能力和勇气惩罚违反伊斯兰教法者^[15]。在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西方社会,公民个体自然成为“违反伊斯兰教法者”,必然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排除。

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构建的政治共同体为何在阿拉伯地区出现并兴盛?

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穆斯林群体对于阿拉伯地区建立的西方式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失望与拒斥。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实施战斗的成员包括大量都市青年以及农业

现代化之后被驱离乡村的城市移民。这些人生长于现代化改革之后的伊斯兰社会,是由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知识青年,或者由城市化产生的市民。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起,多数在政治上转型为西方现代国家的伊斯兰政体由于无法适应西方主导的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普遍失败。第一次现代化中培养出的年轻人,对于原有期望的落空感到挫折。这些年轻人和都市移民,以及由于待遇下降而对民族主义计划失去信心的公务员及军人,都对没能达到经济现代化的预期感到失望,进而出现对于民族国家的抵抗性认同,以及对于新的共同体的期许,“伊斯兰国”政治共同体的浮现与兴盛就与此有关。

2003年5月,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在伊拉克重建了以民族、部族和教派划分的政治制度。美国主导建立的多元民主制下,地方政府和部落领袖各自为政,甚至拥兵自重,教派身份日益成为难以跨越的政治鸿沟,各种矛盾得以公开化和体制化。2012年以后,由于对马利基政府的失望和不满,逊尼派领导人组织各种抗议活动,伊拉克西北部逊尼派聚居区的民众对前身为“基地”组织分支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始持接受态度^[16]。就此,我们不难理解,正是对于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失望使得伊斯兰国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而网络视频浮现的“伊斯兰国”共同体,试图传播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以伊斯兰教义为旨归的新的政治共同体,因而能得到相当一部分穆斯林青年(无论中东还是西方)的认同。在人质处决视频中,背景皆是一片沙漠,表面指代中东地区的地理空间,实际却意旨“伊斯兰国”这一政治实体的“领土”,从而让原教旨主义共同体的幻想浮现在视频中。另外,被处决的人质都是身着橙色囚衣,这是美国关塔那摩死囚犯的衣服颜色,既暗示“伊斯兰国”对美国的报复,更隐含新的共同体对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挑战。

3. 部分西方穆斯林青年参加该组织后又试图逃离

不过,我们还需看到,部分西方穆斯林青年在接受“伊斯兰国”网络视频号召,进而参加其组织后,又试图逃离该组织的控制。从认同角度而言,其原因在于参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集体性实体意味着个体认同的彻底改变。伊斯兰认同的建构“基于社会行动者及社会制度的双重建构”^[17]。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他(她)需要解构除信徒以外的其他身份,以表示对教义的完全认同与服从。这种解构包括种族与国家公民等方面,也包括以教义建构性别身份,女性必

须顺服于守护她们的男人。而对于社会制度而言,民族国家的认同必须完全解体,同时被伊斯兰教义建构而来的“伊斯兰国”完全替代。尽管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青年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有所质疑,但毕竟受西方制度与文化熏浸多年,如果让他们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与文化身份认同,他们也有可能产生对于“伊斯兰国”的怀疑与抗拒。

总之,“伊斯兰国”网络视频在传播“被排除者的排除”的背后,试图勾勒和浮现关于原教旨主义共同体的幻象。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为穆斯林青年受众提供一种抵抗西方社会支配的认同力量,因此得到部分西方穆斯林青年的接受。但问题在于,原教旨主义建构的共同体不仅止于想象,它还是一种“集体性实体”,并要求个体身份认同的彻底改变。这又导致受其蛊惑参加“伊斯兰国”的穆斯林青年选择“叛逃”该组织,因为这些成长于现代性转型之后的穆斯林青年,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感受与认同。

三、网络奇观的制造:“抵抗性认同”的传播策略

“伊斯兰国”建构的“抵抗性认同”得以有效传播,不仅源于其网络视频的内容设置,还与其传播策略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些视频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策略是制造网络奇观,以此引起关注,扩大影响。“伊斯兰国”的成员熟谙网络媒介的运用,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开设了多种语言的账号^[18]。通过网络媒体,“伊斯兰国”频繁制造处决人质的暴力奇观。这一传播策略不仅复现了“抵抗性认同”的过程与结果,更扩大了“抵抗性认同”的影响,以至于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不过,利用媒介对西方社会及全球化进行抵抗性认同,并非是“伊斯兰国”始创,20世纪90年代的扎巴提斯塔解放军就已经熟谙此法。该组织是生活在墨西哥与危地马拉边境的恰帕斯地区农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旨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时,为顺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进行土地分配改革,将原有的村民共有农业用地改为完全个人化和商业化的用地,使得该地区土地迅速被国外资本收购。生活的困窘和土地权利的流失,迫使该地区的人们组织武装反抗经济一体化。除了武装抵抗,扎巴提斯塔解放军通过大众媒体强化地区身份认同,以此抵抗经济全球化。

最具代表的是他们对恰帕斯面罩的使用。面罩是恰帕斯地区文化仪式中经常出现的道具，扎巴提斯塔解放军以面罩形象出现在大众媒介中，面罩遂成为恰帕斯地区身份的借喻。同时，面罩的传播获得了大众集体围观的传播效果，“反抗经济全球化和历史的闪光在具有创意的革命场景中彼此互动”^[19]。由此，抵抗全球化经济的立场和内容得以广泛传播。

与扎巴提斯塔解放军相通的是，“伊斯兰国”也试图建构奇观以获得关注和影响，但这一奇观却以肉体惩罚为核心内容。“伊斯兰国”成员用刀割下“罪犯”的首级，最后将首级展示在镜头中，这种对肉体的处置方式足以成为网络媒介的奇观。在西方现代社会，制度规训已替代肉体惩罚成为权力运作的主要方式，古代社会常见的行刑围观场景随着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而消逝。而在大众传媒中，肉体往往被转换为身体，成为文化工业或消费社会的符码。而伊斯兰国的视频回溯与重构肉体惩罚的古老景象，拆解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对于习惯于权力规训的人们来说，“斩首”所带来的体验类似于文学理论中的“陌生化”，即打破原有的约定俗成，以拒阻的方式延长体验时间，可想而知，其传播效果无疑是惊悚与恐怖的，达到了制造奇观的企图。奇观的制造让伊斯兰国获得互联网受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使围观肉体惩罚的古老场景在网络媒介中得以重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国”网络视频力图传播对西

方社会的“抵抗性认同”，它与其主要受众——西方穆斯林青年——对于西方社会及文化的抵抗相契合。处决人质是“抵抗性认同”行动方式的隐喻，满足了作为“被排除者”的西方穆斯林青年排除西方支配权力的欲望。与此同时，“被排除者的排除”背后浮现出“抵抗性认同”的成果，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共同体，这让穆斯林青年受众获得“抵抗性认同”的想象力量，促使其选择投奔“伊斯兰国”。同时，“抵抗性认同”的有效传播，与制造肉体惩罚的奇观这一传播策略紧密相关。通过对“伊斯兰国”网络视频传播现象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并非复古，而是现代性的产物。“伊斯兰国”网络视频的传播依然包含在网络社会的运作和逻辑范畴中，这一传播现象可以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主动调整与积极适应网络社会组织与文化逻辑的结果。然而，除了网络视频的传播，“伊斯兰国”还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获得传统媒体的关注。军事行动的报道与处决人质视频的传播是否存在某种呼应与联系？二者如何相互关联？这种呼应的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项目简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视觉文化视域中的艺术生产理论”（13YJA760025）的阶段成果]

杨光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 王珑玲

参考文献：

- [1] 李绍先.“伊斯兰国”崛起与国际反恐新难题[J].国际关系研究,2014(9):55.
- [2] [4] [11] [12] [13] [14] [17] [19]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6,16,12,11,15,84.
- [3] 王鸣鸣.中东乱局下的仇恨与杀戮——“伊斯兰国”突起的原因及挑战[J].当代世界,2014(10):46.
- [5] Zeina Karam, Sylvia Hui. Video Shows Slaying of British Aid Worker [N]. Associate Press, September 14, 2014.
- [6]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 [7] [8] 孙艾维, 依洛. 他们缘何成为圣战士 [EB/OL]. <http://zhuanti.oushinet.com/isis/>.
- [9] Giorgio Agamben. On Security and Terror [J].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Translated by Soenke Zehle, 2001(9):45.
- [10] 原文为: Islam is a religion in which God requires you to send your son to die for him; “Islam is the terrorist”, Barbra asserted, “Muslims are the victims”, Missionaries under cover [N]. TIME, June 30, 2003.
- [15] Ryan Mauro, ISIS Takeovers in Iraq: Biggest Islamist Victory since 9·11, <http://www.clarionproject.org/print/analysis/isis-takeoversiraq-biggest-islamist-victory-911>.
- [16] 王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J].亚非纵横,2014(11):3.
- [18] Richard Barrett.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N]. The Soufan Group Publications. June 2, 2014: 8.